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东园的黄心乌
黄丹丹



我有一篇文章,开头只有一句:“竹峰的文字,如菘。”

菘是古人对白菜的通称。而我在这句开头中说的“菘”则是特指,指的吾乡寿州东园的黄心乌。竹峰乃青年作家胡竹峰,他的散文疏淡闲适随意自在,有幽深的古意与日常的闲情。一如咱们东园的黄心乌。黄心乌是寿州人家饭桌上的一碟朴素的家常菜,可这家常里亦有古寿州的一味古意打底。

范成大有诗云:“拨雪挑来踏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浓。”其中的“踏地菘”便是“黄心乌”。黄心乌是沿淮地区的特产,多年前,我家迁往合肥,父母与孩子常住合肥,我则过着每周往返寿州与合肥的双城生活。入冬后的每个周末,我回合肥时,车后备箱里都会填满黄心乌。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——吾乡的一句老话,家里的老人常念叨着。他们说,只有寿州的黄心乌和八公山的豆腐才算是保平安的青菜和豆腐。

有一年春节,朋友送我一车黄心乌。母亲清炒了,父亲夹了一筷子,吃完,又迅速地夹了一筷子头堆在碗里。他说,这是东园的白菜呀。

朋友姓郑,寿州香草传承人的郑家后生。他说,这白菜,是香草地上种的,每年只那么几畦,播种时即被人高价预订,这一车白菜抵肉价。

父亲说,东园的白菜肯定是肉抵不了的。见我疑惑,他说,你尝尝呀。这菜,没有丝,清香,微甜。你吃点菜梗试试。

我自小只食菜心,从不吃白菜梗的。听了父亲的话,夹了一截白菜梗犹豫地咬了一小口。鲜脆,清甜,父亲所谓的“没有丝”也就是没有那种绞舌的粗纤维。这白菜,的确有些异常。就像东园的香草。在东园,草香味馥郁,枝茎空心,而将其移植别处,那草便无香且枝茎变实了。



等一辆从故乡来的车
刘希

那天无意中跟母亲说,要是有个院子就好了。她问我为什么,我说有院子就可以种蔬菜,买的蔬菜贵且不说,吃着也不放心。她听后沉默了一会儿,说,那我给你捎点菜吧,我吃不下的菜都给鸡吃了,反正你那冰箱大,不如给你捎过去。她说得那么轻松,我自然就同意了,天知道我是多想吃母亲亲手种的菜。

刚好有一趟车从我们镇上出发,而且又刚刚好,那趟车经过我在市里居住的小区,而母亲勤劳肯干的蔬菜多,搭菜的费用又少,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为我捎菜的有利条件。妹妹住在镇里,起先,这事儿母亲让妹妹帮忙。她装好菜后,让妹妹拖到镇上,妹妹再让大巴车司机捎给我。在约定地点等一辆从故乡来的车,就成为我寻常日子的美好期待。打开蛇皮袋,揭开纸盒,新鲜的蔬菜、鸡蛋便呈现在眼前,还赶得上我中午做饭。放冰箱里精心储藏,往往能吃上十天半个月。偶尔,母亲还会给我捎来一点自家养的鸡和土猪肉,捡的菌子,捕的农虾,新采的茶,全剥好洗净分装好,新鲜又美味。还别说,可省了我不少事。既可以吃上美味,还可以

与香草为伴的黄心乌,细嚼之下似有难言之香。写美食最难,难在无力将食物给予味蕾的化学变化以令读者可感知的文字呈现。每个人的感观不同,美食的滋味真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有一次,我在餐桌上和一帮外地文友谈及吾乡东园黄心乌的美味。白菜能有多美味?众人皆不置可否,唯有一位美食家文友曰,口说无凭,你弄点来,我给鉴定鉴定。

鉴定的结果是,那位美食家朋友,于前年冬天,不远三四百公里驱车来寿县,让我领他去东园买白菜。

我托了朋友,领文友到了东菜园子,可惜,那一畦畦乌叶卷着黄心的白菜,他只能看看,而买不成。因为那些菜,早已名菜有主,是被人早早交了订金,预备过年前起了做年菜的。文友落寞而归,我也无力相助。

东园的黄心乌,就像一位声名远播的美人,被惦记着。不过,黄心乌也的确是不负美名的。就连我,这个不擅厨艺的人,也能把黄心乌做出好些个花样来:白灼黄心乌,黄心乌烩豆腐,黄心乌炒肉丝,黄心乌汤饭……

还记得有一年冬天,下大雪,我把黄心乌切得碎碎的,与炸得焦黄的肥猪肉油渣相拌了,作馅,包饺子。

屋外大雪纷飞,厨房里煮饺子的气汽氤氲。我端了一盘雪白的隐透着碧绿馅的白玉般的水饺,与友人对饮。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我不喝酒的,那天饮酒,是因为并不弄文的友人对着饺子吟出了这句诗。那么家常的白菜饺子,令平常的日子有了诗意与古意。可见,饮食里藏着文化乃至文明的基因,胃与味都在记忆与传承着。

而今,寿州古城里的东菜园子的土地已被征收。东园不再,东园的黄心乌成了一场美食回忆,并最终成为一个传说。好在,这个未来的传说,我曾见证过。

感受到母亲的爱与关怀,每次收到菜,心里都是满满的幸福与感动,捎菜,成为母亲表达爱的方式,有好吃的,好喝的,她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日常饮食了。捎菜,成为母亲乐此不疲的事情,她再也不用担心精心种出来的蔬菜会浪费了。

一年后,妹妹举家去了县里生活,捎菜这事儿有一阵子便搁浅了。母亲不识字,也不爱交际,我也一度以为,这事儿就此完结。没想到刚过了两个月,那趟车改道经过老家门口,母亲常常看到那辆车从家门口过,她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母亲早早地把菜准备好,摆放在马路边上,只待一招手,和司机一番交结,她那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就如愿到达我的家中,成为我碗中的美味佳肴。但后来捎东西的人越来越多,司机强调在袋子上要写上电话,好辨识与联系,母亲又犯愁,我便打印了一沓纸条,上面写着捎菜的地点和联系方式,母亲贴在袋子上,这样让母亲没了后顾之忧。捎菜,成为母亲表达爱的方式,有好吃的,好喝的,她便捎一袋来。

等一辆从故乡来的车,一辆满载着爱与关心的车,是我寻常日子里最殷切的期待,是我生命里最幸运的事,年岁渐老,被母亲如此爱着,宠着,是幸福的,更是幸运的。

父爱无边

邓荣河

伟大的父爱,历来被文人墨客歌咏赞叹,但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接触最多的,则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父爱。

我这人,一般不爱打听,也不愿听别人的八卦,但那天同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件他和父亲之间的事,很是令我感动。

同事说,有一天早晨他还在睡梦中,便被一阵急过一阵的手机铃声惊醒,一看是老爸打来的。同事的老爸和老妈常年在老家居住,他不敢有一点懈怠,生怕有啥急事耽误了,他急忙打开手机。老爸开门见山,问他昨天夜里干啥去了。他一头雾水,自己在单位加班到凌晨两点,老爸怎么知道了?他不敢隐瞒,告诉老爸实情。临了,他问老爸是咋知道的。他老爸嘿嘿一笑,其实很简单,是通过他的微信运动步数知道的。同事的老爸说:“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看一下你的微信运动步数。平常你的微信运动步数一般都是0,今天一下子多出了一千多步,我感到有点好奇。”一时间,同事感动到无言,想不到平日大大咧咧的老爸,竟这么细心。最终,老爸一再嘱咐他,加班不要紧,注意合理休息,及时把缺失的觉补过来……

我们都喜欢用“父爱如山”来形容伟大的父爱,其实很多时候,浓浓的父爱也很琐碎,很沉默。大多做父亲的都不善表达,往往把自己对儿女的爱潜藏在举手投足之间,甚至一个微小的眼神之中。对此,我也深有体会。

前几年,我因为晚上应酬多,经常晚回家。无论回家多么晚,我发现每次开门进屋,总会发现父亲房间里的灯光一直亮着。直到我洗漱完毕,躺下后关掉灯,父亲房间的灯才会关掉。起初,我也没放在心上,以为老父亲上了年纪,睡眠少。经过仔细观察,我发现其实只要我在家,父亲总会比我提前关掉灯,早早睡觉休息。爱,是默默无闻的父爱,让老父亲悄悄给我留着一窗的灯光。我知道,那是一窗的温馨,更是一窗的牵挂。从那以后,只要不是非去不可的应酬,我能推则推,即使去了,也尽可能地早完事早回家。

一天晚上和妻子闲聊,我把这件事和妻子说了,妻子笑笑说:“其实每个做父亲的都在为子女牵肠挂肚。对了,我问你件事。以前咱俩谈恋爱那阵儿,晚上你送我回家,你注意到没有,村头总会有个隐隐约约的身影?”

“经你这么一说,似乎还真有。是谁?”我迫不及待地问妻子。

“还有谁,你的岳父大人。”